

허주

〔韩〕李恩成 著
赵璟姬 孙志凤 金璟华 译

医道

韩国最具人气历史小说
从贱民成长为一代神医的励志经典



韩文版小说轰动热销300万册

韩国著名导演李炳勋最珍爱作品

同名韩剧收视率高达63.5% 创韩国历史剧收视纪录

我执导过很多作品，观众最熟悉的是《商道》《医道》《大长今》，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医道》。——李炳勋

医

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道/ (韩) 李恩成著; 赵璟姬, 孙志凤, 金璟华译.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459 - 0104 - 7

I. 医… II. ①李…②赵…③孙…④金… III. 长篇小说—
韩国—现代 IV. I312. 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0191 号

医道

(韩) 李恩成 著 赵璟姬, 孙志凤, 金璟华 译

责任编辑 / 陈逸君

特约编辑 / 太井玉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富生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383 千字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104 - 7/I · 29

定 价 / 29.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逃离龙川	001
第二章	名医柳义泰	025
第三章	学徒七年	049
第四章	幼子的伤痕	073
第五章	野火	094
第六章	非人不传	113
第七章	奇僧金民世	136
第八章	汉阳之路	150
第九章	继承师命	170
第十章	较量	190
第十一章	伟大的献身	213
第十二章	内医院	223
第十三章	宿命之对	241
第十四章	免除贱籍	285

医
道

第一章 逃离龙川

“后会有期！”许浚与准备赴京参加科举的朋友们正在道别，朋友们都有点儿兴奋。离科举还有两个多月，但他们打算提前去汉阳，好好温习一下功课。

此时正值明宗驾崩、朝鲜第十四代国王宣祖继位的第一年（公元1568年），龙川五道串渡口，二月的海风夹杂着霰粒，冰冷刺骨地袭向等待在渡口的人们。一大群身份卑微的老百姓，冷得全身发抖，只能靠不停地跺脚来取暖，却无法搭上前往海州的船。那个时代，等级制度森严，前往汉阳参加科举的士族子弟们头戴大纱帽，有仆人随行，气势汹汹的，使一般船客不敢抢着先上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士族子弟，希望他们快点儿结束道别。

“就此别过！”身材最矮小的沈进士府女婿握了握许浚的手，在稽查捕役的引领下上了船，在他身后四五步远的地方等着的庶民才呼啦啦地跟着上了船。

许浚的额头上暴出条条青筋。昨天夜里，不！不止是昨天，他从母亲的泪水里，已经无数次确认了自己卑贱的身份。今天他再次见证这个残酷的现实，身份不但让母亲伤心欲绝，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今天他头上的大纱帽是假的，因为他父亲是龙川郡守，他才能进私塾读书，才能结交士族子弟。这顶纱帽只不过是用来装个样子。

虽然父亲是在境内发号施令，处理所有事务的郡守，可那只是父亲的身份，许浚是父亲的贱妾所生的儿子，如果是一般的妾，许浚好歹还有个庶子身份，可惜许浚的母亲是贱妾。

许浚的生母孙氏原来也是朝中做官的士族家庭出身，后来因为一场宫廷政变受到牵连被没籍。按照当时把逆贼的妻子和女儿赐给功臣的制度，孙氏被赐给一位大臣，那位大臣的女儿出嫁时，她以婢女的身份一起去了新郎府邸。谁知孙氏拂逆了新娘，又被卖了，几经辗转，最后成了海美（当时忠清道一个海防要地）军官许伦的小妾，也就是贱妾。

贱妾是什么概念呢？简单说来，其身份比农民还要卑贱。贱民分不同种类，一种为“公贱”，指官府里的仆从，如官妓、女宫仆、宫奴婢、驿站夫役等，他们的身份文件由掌隶院掌管，为监视其动态，每三年做成一次“绩案”，每二十年做成一次“正案”，之后重新确认身份。除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否则他们绝对不能跨越身份的屏障。另一种贱民叫做“八般私贱”，包括扛夫、和尚、屠夫、巫婆、戏子、工匠、妓女、私奴婢。其中巫婆、屠夫、和尚、狱卒、船夫、戏子等没有主人，比私奴婢更自由。私奴婢是个人的仆从，被视为家产，可以继承，并且实行从父法、从母法，即只要父母是奴仆，孩子也将终生为奴。

许浚额头再度突起青筋。看着朋友们乘坐的船越来越远，他的膝盖颤抖起来，并非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某种冲动。随着科举日子临近，朋友们越来越多地谈起汉阳，谈起将要获得的官职。许浚小时候听母亲说过一些有关汉阳的事，带着那点浅薄的知识，他也热烈地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但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他走了二十五里路来给朋友送行，不过是尽朋友之谊罢了。

黄布双帆已经扬起，船乘着海风，越走越远。许浚喃喃自语：“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已经早就放弃了的，可为什么还是如此激愤？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

额头上的青筋渐渐平复下去。许浚鼻头一酸，头瞬间疼了起来，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心痛得如千万根针在刺。他轻轻拭去泪水，抬起头，看见黄布双帆正绕过怪石陡峭的五道串海岸，消失在西海的激浪中。“这些狗杂种！”许浚吐出跟贱民朋友交往时使用的粗话，这些粗话从不曾在士族朋友间使用过。许浚像要嘲笑谁似的，嘴角抽搐起来：“这些混账！”他骂的不是乘船远去的朋友，而是把他和朋友们从一出生就隔离开来的社会身份制度，以及位于社会上层的士族阶层。

“这个龌龊的世界！全烧光吧！”许浚爆发了，他一把扯下头上的大纱帽，恨恨地撕了个粉碎，把碎片抛向空中。一旦爆发就很难停止，这是他的天性。

“这些贱货！”许浚跑向海边的碎石田，双手颤抖着抓起地上的石子，站起来向已经远去的船奋力丢去。大海吞没了他丢出去的石头，连扑通的声音也听不到。纷纷扬扬的霰粒已经变成了大雪，冰冷的雪花飞进他含泪的眼睛。头上一只海鸥嘲笑般地盘

旋着，时高时低，一会向远方飞去。

“那些该杀的家伙，应该把他们全杀光！”说出这样残忍的话的人和日后拯救生命、满目慈悲的医生简直不像同一个人。

许浚伫立在海边，听着波涛声。纱帽碎片随着波浪一起一伏，白雪纷纷扬扬压向他没戴纱帽的发髻。

二

朋友们搭乘的船已越过水平线消失了很久，许浚仍伫立在雪中空荡荡的渡口。船夫们为船客点起的柴火都已烧成灰烬，四处飘散。

许浚发热的头脑稍微平静了一些，感觉到后颈和脚都被海风吹得冰冷，他喃喃自问：“我该怎么办？”

从五道串到龙川邑有二十五里路。回到家里，肯定会看到母亲的眼泪。许浚想起一个在郡西山烽燧台做马粪仓库管理员的酒友阳泰，就转身离开了五道串渡口。

烽火台的马粪仓库管理员一般都是既有力气又会说话的人。阳泰不但会说污秽下流话同时身手也很敏捷，他跟许浚是龙川境内有名的泼赖货。

“找阳泰一起到沙为浦老鸨开的酒家狂饮吧！”不必多想了，只要大吃大喝，搂搂那些娘们的腰肢，一切烦恼都会忘掉，许浚打定了主意。

虽然许浚和母亲无法称郡守大人为父亲和丈夫，但母亲却总是教导许浚不能做出有损父亲体面的事。然而许浚今天决定不把母亲的劝说放在心上。母亲总是教导他说，即使他们依照国法身份低微，但为人不能低微。母亲背着正室秋氏硬让许浚念了书，想起母亲的苦心，他觉得有些可笑。

烽火台位于龙川群西山刃峰，北边与义州、塑州相连，南边与铁山互相呼应，地势非常险峻，路上覆盖着一个冬天都不化的冰。许浚爬上陡坡。表面上是要去找阳泰一起喝酒寻欢，其实是想逃避母亲，更确切地说，是想要刺激母亲。他明明知道这么做会很痛苦，却硬要这么做。

他想起小时候趴在墙后面的背架上，偷看到母亲被正室秋氏扯掉上衣的衣襟，又从里屋高高的石阶上被推下来的情景。贱妾的儿子连冲过去劝阻的权利都没有，只能听着母亲的叫苦声，把头往墙上撞，无可奈何地痛哭。每当那样的夜晚，揉着母亲身上的乌青，他都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母亲。

渐渐长大后，经历过两件事，使他觉得母亲从“可怜的母亲”变成了“可怜的女人”。

许浚九岁时，父亲看不下去正室秋氏因为嫉妒而对母亲的种种虐待，想替母亲除掉贱籍，让她离开。但不知母亲是无法割舍对父亲的爱，还是害怕离开父亲的保护更

没有归属，最终并未离开。

那时候，母亲动不动就被秋氏的丫头们扯着头发拖到小侧门后，扒光衣服，再从大厅房推到台阶下。母亲甘受如此狠毒的迫害，却不离开父亲。看着这样的母亲，许浚渐渐把“可怜的母亲”看成“可怜的女人”了。

还有一件事是一年前正室秋氏病重时，母亲整晚给她按摩手脚，秋氏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秋氏过世时，母亲放声大哭。

秋氏过世后，别说是大厅房，连秋氏住过的里屋也不许他和母亲踏入，也不能使唤服侍过正室的奴仆，这就是贱妾的地位。

许浚曾经发过誓，自己长大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还以为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可以随心所欲。

今天跟朋友们的离别，让许浚明白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不仅不能照顾“可怜的女人”，而且连自身都照顾不了。他的宿命，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不！在出生以前，从母亲被贬为奴仆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除非触犯法律，被送进官衙，否则这一生都不可能因做官而跨进官衙的门槛，他永远也摆脱不了身份的痛苦。

穿过郁郁葱葱的楮树林，一道蜿蜒曲折的防火墙出现在许浚眼前，这道墙是为了防止烽火引发山林火灾而修建的。爬到墙的另一边，是陡峭的山路，许浚想：“虽然是活着，但不能过上人应该过的有尊严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许浚小时候，母亲年轻漂亮，清晨，母亲的随身女仆带着许浚去母亲的房间里请安，母亲经常拿些零食给他。有一天，许浚在叠得齐整的被子里，嗅到了一股神秘的香味，像是混合了花香的性爱的香味儿。

有时候，许浚只能待在春月儿的房间里，因为他被告知不能去母亲的房间。许浚有时会偷偷溜进去，看到美得像仙女一般的母亲认真地涂脂抹粉，等待着父亲的到来，难道那种等待也是一种幸福吗？

今天应该是阳泰值班，可他却不在。有个伍长看到龙川郡守的儿子来了，于是谄谀了一番才走。许浚走到烽火台北坡的马粪仓库前，举目远眺着大大小小的山峰和繁华的龙川，龙川沿着大路与铁山和义州南北相连。他呆望着白雪覆盖着的龙川，雪花落在发髻上，衣角随风飘舞。

“把这个世界通通埋葬吧！”许浚嘴唇已经冻得发紫，愤怒地说出他对世界的憎恶和绝望的诅咒。

大片的雪花，喧闹地打着转儿飞舞。

这是迎接春天的最后一场大雪。

那天，许浚离开烽燧台时已经是深夜了。没能见到阳泰，他觉得有点儿失望，但在暴风雪中发泄了心中所有的不满，他已经不像上山时那么郁闷，心情平静多了。积雪使下坡的山路更难辨认，但对已经无数次来过这里的许浚来说还是轻车熟路。

衣服上的雪被体温融化后又结成冰，发出沙沙声，此时，天开云散，月光皎洁。穿过山谷时，远处传来的猫头鹰和狐狸的叫声让人不寒而栗。走出险峻的山谷，许浚选择了一条捷径，走到龙川郡境内的龙虎寺。

许浚对这条路颇为熟悉，心里想着：“这个老毛病也该改一改。”他经常三更半夜带着阳泰等人满身酒味到寺庙里放声高歌，在寺院里横冲直撞，把熟睡中的和尚吵醒，最后被人拿着棍棒追打出来。

这种事不止一两次，自然会传进母亲耳朵里，母亲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即便是深夜，只要听到“佛祖”两个字，也会马上醒来。她一再嘱咐儿子别做出这种惊动庙里和尚的举动。母亲如此信赖佛祖，佛祖却一点回报也不给她，他更觉得母亲可怜。

许浚笑了，看到自己的脚印侵犯了龙虎寺庙院，他感到很痛快。虽然对母亲有些负罪感，但这却让许浚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世界的前头，能够创造出新路。许浚的脚印，因他跳上大雄殿高高的石筑台而消失。然后他又绕着大雄殿高高的飞檐跳到风铃下面。好像讥笑他一个人创造出新路的傲慢错觉一样，当他走进大雄殿的院子时，看到雪地上已经有人横穿庙院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了。

“哪个臭和尚挡住我的路？”这脚印是不是拿着棍棒追出来、很会骂人的那个老和尚的？许浚咧嘴一笑，心想如果迎头碰到他倒也有趣，来不及拿棍棒的老和尚不知会有什么表情？

许浚沿着脚印快步追寻，脚印出了寺庙，他加快了追寻的步伐。

“说不定是老和尚想喝谷茶下山的呢！不然就是跑去找藏在隐秘处的寡妇？”这种猜测也是阳泰被追到山坡上时用来激怒老和尚的话，许浚一个人笑了起来。母亲只知道他侵犯庙院，如果她知道儿子跟没规矩的阳泰他们竟然向老和尚说出这样的话，还不知道会怎么样。许浚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发现自己跟着的脚印居然不是男人的，而是女人的，而且还看到了裙裾扫过雪地的痕迹。

“是个女的？这三更半夜的，怎么会有一个女人赶路呢？”许浚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他抬起头，看到脚印一直延伸到村庄前面。他跑了起来，忽然他猛地停住了脚步，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离他不到二十步的地方，那女人霍地转过头来看着许浚。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看得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辫子长达腰际，是个未婚女子。

许浚不知所措地站着。姑娘转过头来看着他，露出吃惊的神情，迟疑片刻，似乎意识到周围有密密麻麻的民宅，转身不慌不忙地继续往前走。

这让许浚有点儿奇怪，隔着一段距离跟了上去。深夜里察觉到人的动静的土狗吠了起来。许浚心中暗想：“看她戴着盖头长衣，走路的样子也端庄，不像是个轻浮女子。”

在看得到驿站的地方，姑娘转过头来看着他。许浚不知不觉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离那个姑娘只有十余步远了，他不自觉地咳嗽了一声。姑娘可能为了避开陌生男子，侧了身子站到一旁，表示让许浚先过去。经过她身旁时，许浚偷偷瞥了一眼，看到她拉紧盖头长衣，垂下眼皮，姿态文雅，许浚的心不由得突突乱跳起来。许浚离开一路跟随着的姑娘，迈步向前走去。走了十多步后，他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来看。

走在后面的姑娘也停下脚步。

许浚踌躇了一会儿，朝姑娘走过去。姑娘似乎僵住了，看着许浚走近，拉紧盖头长衣，从她略显惊讶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优雅而冷淡的气质。

“夜已经深了，您怎么独自一人出来了呢？”许浚不顾自己狼狈不堪的模样，就搭起话来。

四

姑娘看到陌生男人挡在前面，眼里掠过一丝警戒，但并未露出惊慌的神色。虽然对方没带纱帽，她还是因为这男人士大夫的打扮而放松了警惕。

“既然您也知道夜深了，怎么能随便挡住女人的去路呢？”姑娘依然谨守礼节，稍微转过脸不正视许浚说道，声音十分清丽。

“请您让开。”看到许浚沉默不语，姑娘催促着。

“我不是要挡住姑娘的去路，三更半夜的深山里，像您这样的良家闺女身边没带女仆行走，我担心会遇到无赖坏人，才追来搭话的。”虽然许浚知道她是从龙虎寺出来的，但仍然为自己辩解道，“我是个男人，走夜路也没什么大的过失，可是您看起来是位有门第的姑娘，这么晚还在深山里行走，传出去不大好吧。”

“我不是形迹可疑的人，只不过想替病重的人祈祷，希望他能快点儿痊愈才去龙虎寺的，祈祷后遇到了暴风雪，所以才这时候回家。”

“原来姑娘有这样的隐情啊！不过，姑娘你想一个人走这么危险的山路吗？”许浚说道。

姑娘听到许浚没话找话，冷冷地说：“请让开。”

“这样标致的姑娘，是龙川哪里的呢？”许浚感到嘴里发干，心里这样想着。

“我也正要回郡内，请问姑娘府上哪里？”许浚涎着脸继续搭话。

姑娘没有回答，只是把盖头长衣拉得更紧。许浚一让开，她就看都不看他一眼，匆匆走开。

看着姑娘越走越远，许浚感到心里有些空虚。“这个姑娘会是谁呢？”

龙川不过四百余民户，一千七百多人，虽然不能全部朝夕相见，但是上至世家，下到庶民，龙川郡内所有人几乎他都认识。看这姑娘戴紫髻结的长发，应当还未出嫁，她所说的病人难道是和她定亲的男人？虽然这事根本与他不相干，许浚还是忍不住继续跟着她。

姑娘踩着月光走了大约五里路，最后走进制作中档瓷器的闲田洞陶工居住的简陋民居里。

许浚歪了歪头。

陶工也是贱民，陶工的女儿不可能表现出那样的气度。根据积雪上的足迹，很容易知道她进入的是哪一家。石头砌成的围墙，连柴门也没有，一间黄土屋跟密密麻麻的其他陶工的屋子并不相连，单独夹在堆成小山似的松树劈柴垛中间。屋里看起来空无一人，至少下雪后，没有人在院子里走过的痕迹。那姑娘的脚印一直延伸到亮着微弱灯光的房门口。

“看起来家里人口不多。”许浚站在墙外暗自思量，这时从房间里传来老年男子夹着呻吟的叫苦声。

“父亲！”姑娘叫了出来。

许浚情不自禁跑进了院子，房间里传来姑娘低低的说话声。

“多喜回来了，您看得见女儿的脸吗？”

老人并没回答姑娘的话，虚弱地说：“咱们是不该来的！实在是不该来的呀！”

“父亲，请您睁开眼睛吧，父亲！”

“现在北青那边发现谪居处空了那么久，知道罪人逃跑，一定会乱成一团了吧！”

许浚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人继续叹息道：“在朝廷获罪，就应该在谪居处终老，这是士大夫的本分，我却为了治病，偷偷逃离谪居处，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就算活着又能享受什么样的荣华富贵？”

“请您放宽心，父亲。”

“从我以使臣的身份来这里，已经很久了，怎么没想到那么高明的大夫不可能一直待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呢？”

“请您别太着急，先调养好身子，然后再回谪居处等待，总有一天，您一定能洗清罪名回到汉阳，到时候女儿一定想尽办法把那位大夫找出来，治好您的病。即使找不到那位大夫，每个村子也都有大夫啊。”

“大夫也不一样。”老人的叹息声里带着几分迷乱，“当时我以使臣的身份前往中国时，得了这个病，几乎请遍了所有大夫，却连病名也没搞清楚，只有在义州找到的

那位大夫诊断出了我的病情，还把我的性命延续到今天。现在已经超过我的命数，而我竟然还想多活两年，甚至为此溜出谪居处，执意来到这里，真是可笑极了。”

说完这些话，老人好像使尽了力气，再也没发出什么声音。姑娘也再没有说话。

风刮起来，气温急速下降，许浚鼻尖和脸上感到了刺痛。他明白了，为什么这父女俩会住在陶工废弃的土墙房里。他也知道，若老人的身体好一点儿的话，那姑娘会一早带着父亲回谪居地。凭直觉他就觉得那姑娘绝非庶民人家的女儿，听到他们父女间的对话，更确认了她是出身士族人家，父亲在朝廷不知犯了什么罪。这个事实也斩断了他飞向那姑娘的所有好奇心，因为他非常明白，他的身份是绝不可能跟士族的女儿谈情说爱或者结婚的。

贱民跟士族的女儿结婚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若是贱民跟士族的女儿成亲，促成这段婚姻的人和贱民的主人都要受到处罚，还要强制他们离婚，这是太宗以来的规定。

作为一个异性，许浚很自然地神往这位叫做多喜的姑娘，现在他的热情冷却下来了，他再次认识到自己跨越不了的“高墙”到处都挡着他的去路。

公鸡报晓了。

“多喜……”明明知道自己该回去了，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出那姑娘的名字，不想挪动脚步。冷风从他脚下扫过，他无力地转身回去了。

当许浚走到通往自己家的胡同时，传来了不知是四更还是五更的锣声。他绕着能看到东轩屋檐的别院的高墙走了一会儿，敏捷地翻墙进去，因为他不愿意惊醒母亲。以前他总能非常熟练地落地，可这次却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轻轻地咂了咂舌头，起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身后传来轻轻的开门声。

母亲竟然站在没有点灯的房门前，等着他，在黑暗中静静地望着他。

五

“进来吧！”母亲的声音很平静，收起盯着许浚的视线进房了。

“一定出了什么事！”许浚有这样的直觉。母亲平常几乎不说啰嗦话。即使受到委屈，也从未像别的女人那样无理取闹过。虽然现在是贱民身份，但她还有士族家庭的教养。

许浚看了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没戴纱帽，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凌乱脏污，布袜上满是泥。他拍了拍衣服，走进母亲的房间。刚坐下来，母亲就语气郑重地说：

“老爷从傍晚起一直在等着你呢。”

许浚抬起头，母亲身为贱妾，与父亲虽然有夫妻之实，但仍要称父亲为老爷。

“老爷为什么找我？”

“听说你昨天去过五道串大渡口，是吗？”

“是的。”

“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老爷好像全都知道了似的。”

原来如此。义州离国境很近，当地的守关非常严。与中国进行走私买卖的偷渡商人常常会利用龙川境内的海岸线走私，为了防止这些犯法行为，官衙对停靠在五道串的大小船只以及船客的动态和行李，都要严密监视。那艘船还是前往海州的大船，一定有便装的稽查捕役在监视着，郡守儿子的异常举止不会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老爷已经派人来找你两次了，他吩咐，你回来就去见他。你整整衣冠去拜见老爷吧。”

许浚说：“天都快亮了，老爷不可能不睡觉等着我，我看还是等天亮再去吧！”

“你在烽燧台的朋友，是叫阳泰吧？他刚刚也来过。老爷的吩咐极其严厉，到处都找不到你，我还以为你又到烽燧台去了，所以派人去那里找你，他是因为这件事被叫来的。你没去烽燧台找阳泰，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许浚站起身说：“小儿这就去拜见老爷。”

许浚换了衣冠，来到东轩高墙的院子里。书吏傍晚就接到郡守找许浚的命令，现在正沮丧着，看到许浚马上跑了过来。

“怎么现在才来？你躲到哪里去了？”

“我怕什么？干吗要躲起来？”许浚冷冰冰地回答，书吏身子一缩，眼珠儿骨碌碌地转了转。

许浚问：“阳泰呢？”

“他要去找你，现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快去拜见老爷吧！”书吏在前面领着许浚走上台阶。

东轩后面有一个房间，郡守处理公务觉得疲劳时，偶尔会在那里休息。现在这个房间里灯火通明。

书吏恭恭敬敬地弯腰禀告说：“老爷，您还没睡吗？”

许浚的父亲咳嗽一声，书吏使了个眼色让许浚赶快进房间去。

许浚先做个深呼吸，然后推开父亲的房门。

“退下吧！”房间里传来了许伦洪亮的声音，书吏放轻脚步，退了出去。

“小人接到老爷的召唤过来了。”许浚说，他发现父亲脸上的神色不同寻常。许浚虽然按照规矩自称小人，但他看父亲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怯懦，大胆得让旁边的人都感到不安，像是在宣告“我是你的儿子，你必须负责”一样。过世的秋氏只要看到许浚的眼神，就直跺脚说：“那眼神！会害人！”

父子俩好半天都没有说话，终于，许伦打破沉默问：“这顶纱帽是从哪儿来的？”看来他已经知道许浚在五道串把纱帽撕碎扔掉的事了。

“这是另外一顶。”

“这纱帽，以后别戴了。你要知道，纱帽原本不是用来保护头部的，而是用来标志身份的，你是把头上的纱帽扔掉了把？”

“老爷……”

“还有，今天你可以不叫我老爷，现在我是以你父亲的身份跟你说话。”

许浚猛地抬起了头，迄今为止，父亲第一次自称是他父亲。

“以生父的资格吗？”许浚兴奋地确认。

许伦深沉地望着儿子。

“不是以郡守的身份，而是以生父的资格？”许浚不敢相信地再次确认道。

“是啊。”许伦脸上蓄着毛糙的胡子，声音却很温柔，“好像到了该跟你们母子分开的时候了。”

“您说我跟父亲分开？为什么？”

“这是你母亲许久以来的心愿，你母亲最大的心愿是你虽然不能成为头戴大纱帽的士族，但是最起码能脱离贱籍，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只不过是母亲的心愿罢了，我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身份，除非触犯国法。小儿很明白这一点。”

听到许浚自嘲的话，许伦默默地望着他。

“不管是母亲还是我，若想脱离贱籍，唯一的可能是恢复母亲家的地位，但这恐怕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让我们母子脱离贱籍的办法吗？”

“我只不过是边防的小小武官，无法猜测朝廷的政治变化。想到我和你们母子的缘分，还有你的一生，为父想为你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你今年二十二岁，身份虽然卑贱，不过我看你能照顾好母亲，所以才让你离开。”

“我离开这儿，能去哪里？”

“如果你接受自己的身份，甘愿在我的保护下过一辈子那也行。如果你想要寻找新生活，现在就是个机会。这几年全国各地都是大凶年，离开故乡流浪的人不计其数，虽然各省都要求把这些游民送回故乡，不过又有几个人愿意乖乖回到已经离开了的故乡呢？所以每逢凶年人口就会混杂在一起，境内流失的居民一多，该县县官会被追究责任，这些县官自然就对游民特别宽厚。”许伦接着说，“不犯法，不做伤风败俗的事引人说闲话，就可以在当地扎根生活下去。”

“像做梦一样的事……”许浚喃喃地说。

“正好新王登基不久，官员都极力推行善政。这对于想离开故乡的人，也是个好机会。假如以后真的处在困境脱不了身，那也可以把为父的名字讲出来。”

许浚突然叫了一声：“父亲！”

“如果你们母子决心离开，我可以帮你们找到暂时栖身之所，南方庆尚道山阴县的县官跟为父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他看到我的书信，会帮你们母子找到可以糊口的生计。”

不仅脱离贱民身份，父亲还给安排生计，许浚嗓子沙哑了。

“父亲！”许浚的脸涨得通红，把头磕在地板上。

六

许浚从父亲的房间里走出来时，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了。官役们正在清除东轩庭院里的积雪。

“老爷说我们要去庆尚道的山阴县吗？”许浚把跟父亲的对话转述给母亲听，母亲像是要确认似的问。

“是的，确实是这么说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我也没去过南方。你怎么回答老爷的？”

“当然要去。我也很明白，可能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找到可以改变身份的地方，只是我想离开龙川，离开这个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我是许浚的地方。也不一定要去依靠父亲的朋友，即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刀耕火种地过日子也甘之如饴。离开这里，像重新投胎一样生活下去，是我一直不敢说出口的肺腑之言。”

“那不过是你内心的想法，你不可能重新投胎。除非来世投胎到高官士族家里，做正室的儿子，否则你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你都是许浚，你明白娘的意思吗？”

“我明白。”

“看起来你还不是真明白。”

“我非常清楚，母亲！不管是许浚还是金浚，姓什么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没有姓，没有名，只要能够不再受人压迫，不再介意别人的眼光，能够堂堂正正地活得像个人就好了。”

“这世界上没有那种地方，至少对我们母子来说没有。”

“所以我要带您一起去找！不管那里是深山野岭，当个猎人过剥兽皮的生活，还是在海边当渔夫捕鱼为生，只要能够抛掉这里的身份，我就心满意足了。母亲，我现在想知道您的意向如何，您愿意跟小儿一起去找新生活吗？如果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就不仅仅是离开龙川，还要跟父亲永别。”

许浚看到母亲脸上有为难的神情。

“我不能跟老爷分开。”

“您宁愿跟小儿分开吗？小儿已经对父亲说过要离开了，既然有新的路可以走，无论途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离开这儿。”

“你宁愿抛弃娘也要走吗？”

“母亲！我们继续留在这儿，郡守大人的儿子还是虚名，事实上父亲和我们母子俩根本不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请想想吧，在别人面前，您不能叫他丈夫，我不能叫

他父亲。父亲体谅我们的苦衷，为我们找了个大好机会，我实在不想放弃。”

母亲茫然地看着他。

许浚像作出决定似的继续说：“人终究都要分离，不管是父子之间，还是男女之间。如果您想留下，就留下吧！”他没有理睬想要辩驳的母亲，接着说：“我离开了，绝对不会忘记您和父亲，但也不盼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真的能跟我离别吗？”母亲的声音在喉咙里撕裂了一样。许浚没回答。

“请让我离开吧！”许浚的声音有些干涩，“如果您一定要留在父亲身边，我也不想再挽留了，但请您答应小儿离开吧！”

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渐渐失去血色。

听到母亲凄凉又哀怨的叹息，许浚丝毫不为所动，只是眼里闪过一丝怜悯。最后，母亲终于被说服了，许浚轻轻地把手放到母亲肩上。天已经亮了，一直照耀着母子俩的灯架上的莲花灯，烛泪从燃烧着的蜡烛芯上骨碌碌滚下来。

许浚从母亲的房间里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这时奉郡守大人之命寻找许浚的阳泰回来了，他仔细盘问许浚昨晚的行踪，当许浚讲到那个不知名的姑娘时，他整了整坐姿，露出感兴趣的表情。

“看她的言行举止，肯定是士族的闺秀。”

“士族也要看什么样的士族呀，有失去靠山的士族，也有长了翅膀，如日中天的士族。”许浚无精打采地笑了，阳泰接着说，“如果她是名门闺秀，到底有什么苦衷，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呢？除非她是跟随使臣的杂役。你说她住在陶工房子里，若不是为了买器皿，那是连庶民也不常去的地方，你又说她看起来像士族，那她为什么要住在那么僻静的地方呢？”

“这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你为什么三更半夜追到那里呢？”阳泰笑了。

“而且也没带仆从，只有父女俩，他们肯定是犯了什么罪，不能堂堂正正地行动。如果大哥你都不知不觉追到那儿的话，说明她应该是个出色的美人。你也不用躺着补觉了，咱们一起去看吧！反正闲着没事儿，看来这事可以消遣一天了！他们的行迹也很可疑，如果他们真是要避人耳目，就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跪在地上，大声教训一番，也不错。”阳泰之前的浓浓睡意已经完全散去了。

七

“你说那个病人是不是已经断气了呢？”许浚举手挡住阳泰略带兴奋的脸。他们擅自闯进别人家里，阳泰的声音实在太大了。

“父亲！”果然从房间里传来那姑娘的哭喊声。他们推开房门，黑漆漆的房间里他们看见那个名叫多喜的姑娘的白皙的脸，有些憔悴，额间散落着几丝秀发，眼睛美得令人心动。阳泰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女人，他偷偷戳了一下许浚肋下。

姑娘走出来，挡住房门对许浚说：“您是谁？”

许浚看到姑娘的双眼里含着泪花。

“请问你们来这儿有何贵干？”

“偶然经过这里，听到哭声，就跑进来了。”

多喜看着这个夜里一直跟着自己的男人，当时他没戴纱帽，现在穿戴整齐。说是偶然经过这儿，这分明是借口。但她顾不上这些，现在她一心一意想扶持着父亲回北青配所。

“姑娘你一个人照顾病人，不知有没有需要我们两个为你效劳之处？”

看到姑娘眼里闪过一丝烦闷，阳泰赶紧插嘴说：“我们可不是坏人，这位公子，是龙川郡守大人的儿子。”

“龙川郡守的子弟？”听到姑娘这样说，许浚却慌了起来，他不愿意宣扬自己虚假的身份，借此在姑娘面前显示威势。

“不信吗？他姓许，单名浚，就是三点水的浚。”

“你在说些什么啊？”许浚赶紧阻止阳泰。

“这位姑娘听到郡守大人的公子，竟然连眉毛都不动一下，真叫人无可奈何。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看起来不像这里人，怎么躲到这样一个官衙或其他民家发现不了的偏僻地方？躺在房间里的又是谁呢？”阳泰追问。

“您是否是郡守公子与小女子无关。如果您不是奉官命来这儿的话，请别在这里取笑小女子，离开这儿吧。”

“什么？取笑？我们是奉官命来的，有事要查。”似乎是抓到她的小辫子，阳泰的语气里露出了一些流气。

“你退下吧！”许浚推开正想挡住姑娘去路的阳泰。阳泰愣住了，他是要找乐儿才跟许浚一起来的，现在许浚看姑娘的眼神却很认真。

“偶然经过这里的话是捏造的，当然也绝不是奉官命来这儿的。黎明时在路上偶遇姑娘，总觉得您好像处在困境中，回去后也总是惦记着，所以再来看您。幸好姑娘不需要我们帮助，那我们也不想再探问姑娘的隐情了。”

阳泰不满地回头看着许浚。许浚走出土墙院子时，听到姑娘转身走进房间的声音，但他没有回头看。虽然不知道她是不是名门闺秀，但看她既冷淡又傲慢的态度应该是名门闺秀的样子。那种士族家门的姿态，虚荣的骄傲，许浚意识到自己已经屈服在所谓士族的面前了。那是一朵他永远也摘不到的花，只是许浚心里却渐渐热起来。

白天看到的她更加美丽，脱掉盖头长衣，露出小巧的肩膀曲线，白色的上衣领里边白皙的脖子，胸部丰满，在胸前握着的手指节有小小凹窝，美得让他不敢直视。即